



女汉子对话美娇娘

陈增爵

《夜车》的故事一开始就展示了一个死者离世的场景，或许小说作者马丁·艾米斯由此试图抓住读者的眼球。它可以说确实如愿以偿：死者珍妮弗裸体坐在椅子上，脸上有一种天真的惊讶表情，杀死她的三颗子弹从她口中射入。血渗透了她那被毛巾包裹的头发。如此场面，使进入命案现场的警察迈克惊讶又痛惜，纵然迈克已在凶案组干过八年。当然，《夜车》里这类的场面描写，也点到为止，仅此而已。

拥有迈克这一男性化名字的女警察，虽然一头金发，可不是美人。她嗓音粗哑，从容貌到体型与女汉子完全名副其实。迈克惊讶的是珍妮弗为何会突然丧命，迈克痛惜的是具有如此非凡容貌、体态的美娇娘珍妮弗怎么会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人世！见过数以百计命案尸体的迈克从现场分析判断：珍妮弗死于自杀。她为之感慨：“自杀是一辆夜车，载着你向黑暗加速而去，若不是违背自然规律，你是不会这么快就到达那里的。你替自己买张车票，登上列车，这张车票让你付出你所拥有的一切，而它居然只是一张单程车票。”然而，她的上司局长汤姆却要求她必须找出杀害珍妮弗的凶手，他声称珍妮弗之死与她同居的男友特雷弗有关。因为珍妮弗是汤姆之女，他找不到女儿自杀的原因；汤姆又曾相助酗酒成瘾的迈克戒酒，迈克被他安排到自己家中居住，珍妮弗朗读的美妙声音，伴她度过戒酒后身心困惑的时光。

要将如此明显的自杀案件当作谋杀案件来办，迈克便将特雷弗带到警局。她听命于汤姆局长，并非仅仅是因为他的恩威兼施。凭干过多年刑警的专业水准，迈克明白朝自己口中连发三枪的珍妮弗死意之坚决。然而她苦于找不到珍妮弗的自杀动机。审讯室里一番语言交锋后，迈克很快就明白：特雷弗显然不是盏省油的灯，而且珍妮弗之死因确实与特雷弗无关。



迈克来到珍妮弗生前寓所，看到的是处处井然有序：毛衣整齐地被女主人叠放在衣橱，置放内衣的抽屉则“像银河般星光灿烂”。她打开珍妮弗的手提包——与该手提包相比，迈克的包包简直如同装垃圾的袋子——那里面的化妆用品和记事本，丝毫未显露它主人行将结束自己生命的踪影。她打开珍妮弗的相册和九摞用缎带扎起的信件。翻阅了这些以后，迈克又去了珍妮弗的工作场所——大学物理学院的地磁学系，系主任邓辛格先生对珍妮弗工作状态的评价是“她聪明过人、刻苦耐劳、意志坚强又做事公正。”在对他的询问、在与特雷弗的并非刑警对疑犯的审讯而是平等的谈话后，迈克终于逐渐明白了……

上海译文社出版的《夜车》，故事情节始终不离追究珍妮弗死因半步。可欧美探案小说常见的警察追查疑犯场景，在《夜车》里却多半是欲说还休。因为那些“疑犯”其实都是事出有因、查无实据的。于是，迈克追查死者的自杀动机，逐渐成为对人类自杀的思索：“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主题，自杀可能是唯一不具条理性的。这种行为本身既没有特定形状，也没有固定模式。人类的心境不断向内挤压扭曲，充满着耻、幼稚、苦恼和装模作样。那里早已变得一团混乱。”这番思索，寄寓于生者与死者——女汉子迈克与美娇娘珍妮弗的心理对话中进行着。同样是女性，迈克和珍妮弗完全不同的身世、家境，在心理对话中，一熾一妍，相互对照，徐徐展示。那也是西方社会现实世相的从容披露。

“一个旋转中的陀螺，在力量开始衰退之前，看起来都是静止和稳固的，后来它先颤动一下，然后转速渐慢，歪向一边。它摇摇晃晃，蹒跚踉跄，嘎吱哗啦发出声响。最后，它一动也不动了。”《夜车》如此读解珍妮弗的人生轨迹。这个疑团的破译过程，将一个廉价破案故事升华到对社会、对人性的文学描摹层次。英国作家马丁·艾米斯由此显示了自己的智慧：他借用了破案故事的躯壳，置入当代西方女性的某些个精魂；他安排了寝陋与妍艳的相拥相伴，用嫫娥对比的设置，勾画当代女性遭受的心理困境，无论是女汉子还是美娇娘，她都得设法挣脱心灵遭受挤压而产生的羞辱、痛苦，即便靓妆华服，也只是粉饰内心虚弱的装模作样。

获悉珍妮弗身亡后的那个早晨，女汉子迈克醒来时，竟然仿佛看到这美娇娘站立在自己床边：“我想，当人死后变成鬼魂时，初期一定有很多分身。一开始他们是很忙碌的，因为有那么多的卧房必须造访，必须站在那么多熟睡者的面前。或许，会有那么两三个熟睡者，是死者永远不忍离去的对象。”《夜车》关于自杀、死亡的思考，沉重又沉痛。可小说中如此的文字，对行将离世者在亲情依恋和去意已决之间的徘徊、踌躇，又刻画出女性思维的细腻。作者之笔触颇见功力。



凭吊午梦堂

河西

倒在河边的青石狮子在我们面前默默无言，吴江午梦堂，一个曾经辉煌的家族，如今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这是一个以诗为命的家庭，午梦堂的主人叶绍袁是明天启进士，官至工部主事。在腐败的政治面前，他选择隐居；在民族大义面前，他又密谋谋反，当清兵来时，他们的抓捕名单上，赫然有着叶绍袁的名字。

在叶绍袁，政治一直是他写作的一个潜在因素，感时伤怀忧国忧民，这一直是中国传统文人文学诉求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。特别对于担任过朝廷大员的叶绍袁来说，他的政治使命感尤为强烈，于是他随口就吟咏出：“苍生四海同仇切，白发三春忆主深。”

而女性似乎天生就被排斥于政治之外，尽管同样是改朝换代兵荒马乱，但是当她们面对战乱频仍之时，似乎总能多一分平静，少一点激愤。叶氏一门姐妹，以歌咏唱酬为乐、清词丽句、佳作妙语层出不穷，他们以一种女性的敏感，书写着他们的爱与忧愁：

腊剩梅边雪，春含草上烟。

椒花欲似颂，拂管候新年。

——沈宜修《除夕》

叶夫人沈宜修喜欢收集闺媛诗作，并编成《伊人思》（中国最早的女性文学集子），她的女儿也都是才女：叶小鸾的《返生香》、叶小纨的杂剧《鸳鸯梦》、《存余草》……篇篇珠玑。在午梦堂，她们浸润在文学的空气中，一点担忧、一点莫名的伤感就会化作纸页上的诗篇。她们也是一群蝴蝶，穿梭于文字的丛林之中，找寻着



她们心中的理想花蜜；她们也是一些情种，心弦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敲响，留下一些细腻动人的文字，记录着她们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据说叶小鸾就是林黛玉的原型，而叶绍袁的六子叶燮，因为写出了诗学理论著作《原诗》而在中国文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但这一切都已雨打风吹去。叶小鸾的墓地被挖成了池塘，叶氏旧址长着高高的向日葵。当三百多年后，民国，他们的后代叶楚伦站在叶氏祖宅之前，遥想着一个早已逝去的年代，不禁感慨万千，并撰写七律二首。两年之后，他逼请苏曼殊为他作《分堤吊梦图》。苏曼殊虽然答应了，却迟迟不见动笔。急切之中，叶楚伦只得用美食——苏曼殊最爱吃的朱古力——来诱惑他，并将其反锁在房中才迫使苏曼殊“就范”。

一轮明月、一叶扁舟、几株疏柳，苏曼殊的寥寥几笔却境界全出，只是图美梦已逝，只存凭吊。



与文字独对

安谅

每天编织一段心灵的文字，给别人、也是给自己，备份一个温暖的四季。

可以不指点江山，却不能放弃激扬文字，倘若连这一点也失守了，失去的就是整个世界。

深邃的文字直抵方寸，但那些混沌未开或冥顽不灵的心地，只能无奈。

总有这样的文字，一如阳光般的温暖，但阳光也会躲避黑夜，而这样的文字，温暖常在。

幸亏还有文字让我们抱团取暖，这世界才不至于冷如荒原。所以，让文字美好起来，这也是世界美好的必然。

文字里有人希冀和寄托，对文字的轻慢甚或践踏，也是给自己创造黑暗。

在文字的一点一划一笔一捺和字里行间

中，也闪现着你的精气神。

文字总是蕴含着太多的东西，有人寄寓着情思，有人注入了臧否，而我托负了灵魂。

你无法丢弃自己的文字，三天不见，就难安寝食，除非你失忆了抑或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文字。

文字可以短暂如一瞬，也可长久至永恒。这全在于点燃它的是怎样的生命，以及生命的哪一部分。

对文字我充满敬畏。倘若不是真情彻悟，就是对文字的亵渎。那也是对自我的亵渎。

不要玩弄文字，只有将情感赋予文字，每一个字才鲜活真实。

在与文字的独对中，读解自己，也深悟天地。